

与宣夫谈画

宗白华

"我的画不愿意框上富有诗意的画名。我画里要是有诗，它自然会逃不了鉴赏者的心目，要是画里没有诗，框上一个优雅的名字，也搞不出诗来！"当秦宣夫兄取出他的一张近作来给我看时，口里这样说。

他这话是具有深厚的意义的。我想起罗丹在他的谈访录里常常喜欢说："艺术家只要看清楚了自然，把它如实地表现出来就得了，不必对自然作什么解释，也不要贯注什么诗意情感进去！"本来"自然"里一朵花，一枝叶，一只草虫，一个人体，甚至一块人体上的凹凸的肉，这里面所隐藏的境界，所保存的智慧，它里面的医学，光学，生理学，解剖学，是超过我们人类渺小的学识，高明不知若干倍。它里面蕴藏着的美，真，情，也是那样的不可思议。我们要拿情感相处竭力接近它，崇拜它，若干时间之后，像情人耐心待他的爱人的回心转意，她的一顾盼，偶示色相，你，画家，就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创开天地，成就作风。

世上的艺术家，可有二帮，一是亲密自然的，一是离开自然的。离开自然的作风，像埃及的画，西洋中古的雕刻，现代立体派表现派的画。亲密自然的，对昼，夜，风，雨，霞光，月色，花卉，草虫，天边的飞鸟，水边的沙痕，点点痕迹都是他眼中的泪，心中的血，画着它们，就是画着自己的梦魂。古人说："诗者天地之心"，原来天地要借人类的诗，画，音乐，雕刻，建筑，写出诗的"心"来。画家只需虔诚地去实写自然，那自然的诗心，会自己不待邀请地从你的画面跳出来。所以我看了宣夫许多幅的油画后，就对宣夫说："你对自然具有这样深的爱，"自然"没有不回答你的感情。你看你的《山雨欲来》那幅画，全幅色调那样幽冷而雄奇，你说那里面不透露着天地的诗心吗？你的《磁器口胜利日》不是在平凡简陋的现实上面笼罩着无限的诗意、透着大自然一体同仁的爱吗？你的《农民节》（编者注：即《闹元宵》）不是那大自然借着勤劳终年，心地无邪的农民的欢舞写出它的朴质的喜剧吗？你的《幼女》《少女》《幼女与菊》，哪一幅不是大自然借你画笔对我们这残酷愚蠢的人类重新显示"人生的真理"？你那幅《沙磁工厂》不是对于现代的工业区也不厌恶，大自然把它拥到自己的温暖的怀抱里了吗？"自然把一切都美化了，善化了，真化了，而我们人类现在仍在进行着一项工作"毁灭"，一切自然赠与我们的价值，摧残人们的千年来辛辛苦苦所创造累积的价值！宣夫兄，你的感想怎么样？你这点辛苦的制造品将来又怎么样呢？